

高明譯

小説研究す六講

上海北新書局印行

小
說
研
究
十
六
講

高
明
譯

一九三〇年二月付印

一九三〇年四月出版

小說研究十六講

每冊實價一元六角

譯者高明

發行者北新書局
上海四馬路中市

分發行處

開南北廣州慶
封京平永天
新花琉璃漢主
華牌玻璃北堂
北樓廠路街

北新書局

譯者序

譯完了這本書，並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情要講。可說的只有下面這幾點：

一 因爲譯者這幾日很不交運，有時害病，有時鬧窮，從這裏流浪到那裏的原故，以致這本書沒有能如期出版（如預告所說），這都是譯者一人之過，對於讀者和北新書局都是非常抱歉。

二 原書根據新潮社昭和三年版。有些地方，講的是一般中國人不很知道的日本事情，我怕反使讀者生厭，所以大胆刪去了。有些地方，用日本情形打的比方，我也改用了中國情形。（例如第八講中『間接表現法之解剖』之D節裏寫的妓女的環境等等）——這些都須預先交代明白。

三 人名的譯音，我總以爲以正確爲是。在這本書裏，我便不量微力，避去舊有

的不很妥當的譯法，而極力採用了較爲正確的。這個嘗試我也知道並未完全成功；不過倘若能做大家的一個小小的參考，那便已算達了我的目的。

四 原書所根據的文獻，也順便在這裏說一下。第一講是大正十三年六月（？）費比揚協會的講習錄的縮寫；第二講根據 Edmond Gosse 的 “novel”（大英百科全書）；第四講至十五講根據 Clayton Hamilton 的 “A manual of the Art of Fiction”，第十六講根據 Bliss Perry 的 “A Study of Prose Fiction”。
五 本書因爲未能仔細校改，所以錯誤或文章生硬之處當所不免，尙待讀者諸君賜以教正。（尤其是裏面引用的文例，多有錯誤的可能）。

——以上——

中華民國十八年七月十四日

高明記

目 次

第一講	小說與現代生活	一
第二講	西洋小說發達史	二七
第三講	東洋小說發達史	六一
第四講	小說之目的	八七
第五講		

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一四一

第六講

小說之基礎.....一七一

第七講

結構之研究.....一〇三

第八講

人物・性格・心理.....二三九

第九講

背景之進化與其哲學的意義.....二六九

第十講

視點及基調之解剖.....三〇三

第十一講

第十一講

穀事詩・戯曲・小説……………三七七

第十二講

長篇・中篇・短篇

第十四講

短篇小說之構成 ······ 四二五

第十五講

文體・對・內容與形式

第十六講

以作家爲中心底小說的考察 ······ 四八七

一目次完

講一第

小說和現代生活

(一) 小說的世紀——現代乃小說的世紀。至少我們以文藝在社會上的聲價和勢力和功績爲標準立說時，是不妨這樣說。小說——尤其是嚴密的意味的所謂近代小說，乃一切文藝的諸形式中最遲發生的。因此遂有包容別的一切文藝的長處，別的一切文藝給我們的滿足之趣。所以小說這一樣東西，便可說是別的文藝的一切。並且因爲是最近的產物，所以我們可以預想牠含蓄着最能應我們近代人的要求的某種清鮮的新要素。因此我們可以斷言，小說占着一切文藝的中心地位；而爲其心臟，爲其中核，爲其精華。

(二) 小說有研究的價值嗎——這雖似乎是無用之舉；我將先把小說果有研究之價值否這個問題決定一下，因爲我們知道，不能充分理解文藝或全然沒理解的人，常

是蔑視，或是毒視小說的。

不，不但是他們那樣的文藝的門外漢。在小說發生的當初，即法蘭西的翰林院，亦未投以一顧。毋待說明，法蘭西翰林院，乃西歐文華的淵叢，乃那個時代的最秀拔的頭腦，最廣汎的學識，最精緻的批評鑑賞眼，最卓越的才能的集合。他們討論詩和悲劇，討論得過多了，過于詳密煩瑣了。或討究三一律的原則的效果，或定詩歌中的格、律、體、韻，此外只要是關於文藝的問題，沒有不論及的；然把當時好容易勃興了以非常之勢在衆庶之間傳播着的小說，却獨視為無智賤民的玩物，理多不理馳。這個，如批評家路·布來東 (Le Breton) 所說，從一方面看來，于小說實係非常的幸福，因為他們課于悲劇喜劇的不少過重技巧的法則，終使十八世紀後半十九世紀初頭的法蘭西戲劇枯瘦貧弱了：所以小說若到了他們的手，也許不會有了自由充分的發達。在這不預期的地方雖有了它的好處；不過總之他們之以侮辱對待小說，乃無可掩飾之事。又如批評家布林契爾 (Brunetière) 所說，小說發生後最初二世紀，法蘭西

翰林院決沒有推舉小說家做會員。不錯，別方面文學的功績很多而寫小說作爲餘技的作家固也有被推舉者，然而純粹的小說家，無論他發表了怎樣的傑作，似乎多未被推薦。這也可說是對於小說的侮蔑的一個表現。

前面曾經說過，這個有使小說自由發達之功；（雖說是偶然）然而這個一方面也做了遠因，小說之在識者之間久被侮蔑，它流行的弊害要算是最大了。

有兩段常被引用的傳說，可爲小說被歐美之識者階級疏遠之例。一個便是，俄羅斯的大作家伊凡·屠格涅夫 (Ivan Turguenieff) 繢出名作，馳盛名于文界，其母見之，曾對自己的兒子切願過幾次，說：『此後不要再寫那樣的賤民的嗜讀的東西吧！』還有一個便是，卡來爾 (Carlyle) 之母一生之中，只讀過一本小說。這一本便是貴帶 (Goethe) 的維爾海姆·埋斯他 (Wilhelm Meister)，還是自己的兒子英譯了獻呈了一本，偶而讀了的。

這樣的事情在歐美，也決不是幾十年前的事情。六七年前死了的亨利·傑姆斯

(Henry James)，都以主張小說之權威爲必要；又現在也爾大學教授威廉·梁·飛爾浦斯（William Lyon Phelps）（關於小說及詩歌之研究著了不少書，有名的批評家。），在他的某本書上，告白說少年之時，禮拜日讀小說，被母親所禁。她的理由，大概一定是以爲神的安息日中披讀小說那樣的東西，乃瀆神之事。

(三) 毒視小說的日本——再反過來看一看日本，相似的事或更甚的，也簡直多得不遑枚舉。乃木大將夫妻生前，讀了德富健次郎著的以自己兩人爲題材的寄生本。這是他們讀的最初和最後的小說。這件事傳說如逸話，並且也決不是什麼陳舊的事情。實際極其放蕩淫逸，然以家庭不入小說，不使子女讀它，自以爲是一個嚴正保持道德的貴族富豪，似乎也不少。中學生女學生可否使讀小說這個議論，最近畢竟喜好論議的教育家也不很談起了；這決不是因爲他們的頭腦進步開放了，可以容許他們自由翻讀小說。也不是因爲無論怎樣禁止，女學生總還不絕暗中耽讀，因而斷了念。他們是不喜歡青年子女讀小說的。只要去訪一訪女學校的圖書館，課外讀本、致科參

考用那一類的書，無論內容怎樣可疑。都陳列着；至于小說，則連能開發青年之心的名著，我們毋甯要獎勵披讀的書都未有陳列之餘地。在軍隊中，只要名字叫做小說，則統歸之于禁讀書之內。按兵營裏的規則，不光是小說，只要是關於軍事以外的書籍，都須交給中隊幹部，以得其披讀之許可。我在入營的時候，有一次會交出了一本當時軍醫總監森鷗外譯的即興詩人。軍醫總監大家都知道是中將相當官，有師團長之格，乃本科以外的軍人中之最高位階。所以我想他的譯著，大概無論是怎樣頑迷的中隊幹部，都得另眼看待吧；然而終究還是沒有被許可。安娜·卡來尼那（Anna Karenina）和波娃利夫人（Madam Bovary）的英譯，倒反被我騙他說是某將軍和賢夫人的傳記，而無事地得了許可。這是大正四年鳥取的聯隊裏的事情。——為什麼某種家庭，學校和軍隊，全都這樣怕小說呢？這不外是因為他們以為小說能開家庭紊亂之端，流害毒于子女之教育，沮喪軍隊之士氣。便是，在西洋小說未被識者歡迎者，乃由『因為是衆庶披讀的東西』這蔑視而來；而在日本之一部社會被如此冷遇

者，乃由『流害毒于人的生活』這毒鏡而來。

(四) 統計上看來的小說——便是這樣東西一揆，遭遇了蔑視和毒視，冷嘲和迫害，然而小說在一般的社會占的勢力，却逐年盛大，終現出了我說的小說的世紀。我在本書冒頭，曾說過『至少我們以文藝在社會上的聲價和勢力和功績爲標準立說時，現代可說是小說的世紀。』，現在全世界的文明各國，出版書類中，無論種類方面或冊數方面常占第一位者，乃小說。若看英國的統計，歐洲大戰發生的一年前一九一三年，在本土印刷的新刊書，計有八千六百冊，其中小說占了一千二百冊以上。差不多合當總數的七分之一。在牠以前的年份，占了六分之一至五分之一。小說開始這樣每年占了壓倒的多數的，決不是很古的事，僅爲四十年以來之現象。距今大約五十年前的一八七〇年至七五年之間，英國本土出版新刊書之數，是二千四百至三千五百冊。今若看一七八〇年的統計，小說之數僅二百冊，當時還遠不及占了三百五十至四百冊的宗教書類；然在四年後，小說占了五百冊以上，把占了四百八十冊的宗

教書就落至第二位了。通來占第二位的，或爲宗教書，或爲科學書，最近則又或爲社會問題的書，是沒有一定的；然而唯有小說占第一位這事，一回也未曾出過問題。小說家之技巧（The Art of the Novelist）的著者拉斯羅浦（H. B. Lathrop）說：‘Overwhelmingly greater’（壓倒的大多數，）真乃得當的批評。

再看一看我們日本吧。我不幸未持有從前的統計，現在有我依震災後約半個年的出版圖書的目錄自己做成的表，揭之如下：其間新刊書之部數，小說三十冊爲第一位，法律書十三冊爲第二位，宗教書十冊爲第三位，教育書九冊爲第四位，科學書八冊占第五位。便是，集第二位、三位、四位之總數，才剛能頗頗于小說之出版部數。並且這還是全都城統歸灰燼，小說之出版未必緊急時的統計，平時大概比例還要大吧。因為震災後正忙着復興的時候，所以出市場的，一定是人民所最熱望希求最急需的。而在這個心的要求的反映，小說占了最大多數。當然我取的統計，是不能如專門家的那樣的保證完全，然而大體可以不致出什麼毛病吧。